

校园文丛精选

XIAO YUAN WEN CONG

韩艳/主编

枫叶再红时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枫叶再红时

主编：韩 艳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校园文丛精选/韩艳主编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6. 8

ISBN 7 - 204 - 08682 - 1

I. 校... II. 韩... III. 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7387 号

校园文丛精选

韩艳 主编

-
- 责任编辑 杨显文
封面设计 北京揽胜视觉文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 260
字 数 4800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 - 5000 (套)
书 号 ISBN 7 - 204 - 08682 - 1/I · 1791
定 价 998. 00 元 (全 40 册)
-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(0471) 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远方的呼唤	(1)
渴望单纯	(4)
水藏在冰里	(7)
甜蜜账单	(12)
“坏学生”与“好学生”	(14)
越过一片沼泽	(20)
不远的地方	(22)
面包 · 牛奶的故事	(24)
生活的意思	(27)
生命不止一次	(30)
越过路牌走下去	(34)
没钱用的日子	(38)
琴在匣中何不鸣	(39)
走进秋月圆	(41)
没有河流的城市	(43)
枫叶再红时	(46)
感悟秋天	(49)
雨夜断想	(52)
爱的意蕴	(55)
立 秋	(58)

城市稻草人	(60)
家园	(62)
与生命的对话	(65)
又是橙黄橘绿时	(68)
来自天堂的雪花	(72)
天堂遥想	(74)
青春之门	(75)
上 路	(78)
目 的	(80)
太阳落山之前	(82)
灯 光	(85)
声 音	(87)
第三只眼	(89)
卖蜂蜜的女孩	(94)
窗前一盆五色梅	(99)
吹箫岁月	(101)
一只鸟又飞走了	(104)
你到底要什么	(107)
太阳总在那里升起	(110)
化妆生命	(113)
往昔的梦	(116)
秋天随想	(120)
生 命	(123)
寻找水滴	(127)
新娘的嫁衣	(129)

只为你的眼睛	(131)
拖 鞋	(134)
女人与首饰	(137)
请不要给我写信	(139)
一片毫毛的旅行	(142)
心理游戏	(144)
荒岛奇遇:我与饿狼共度七日	(146)
生活的抉择	(152)
我忍不住要说.....	(154)
最大的鱼	(156)
掌上珠玑	(158)
忧愁待与谁诉	(167)
怎样发大财	(169)
最美妙的父亲节	(174)



人世间的每一个有情感的躯体，都是那么对美好事物抱有一种如痴如醉的理想色彩，渴望长久。作为一位父亲，何尝不愿时刻守候在自己的孩子身边。我想起了一位女学者的话，“孩子，现在的久别、是为了今后不再久别。”

远方的呼唤

听筒里传来女儿“蓓蓓”的声音，“爸爸，听妈妈说，我一周岁生日的时候你不在家，今天，是我十岁的生日，你又不我的身边，难道我二十岁生日的那天，你又……”

女儿显然是在埋怨我。

听老人们说，女孩子真正属于父母的时光只有二十几年的光景，而父母为她操办的“重大”生日只有三次，一岁，十岁，二十岁。

这话听起来确实带有浓浓的紧迫感和伤怀感。时代虽然不同了，可传统习俗的影子时时刻刻都在占有着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，自觉与否，容纳与否，反正这已成了百姓约定俗成的规矩或真理，诸多人都在遵循这个并没有什么白纸黑字的“准则。”

孩子不愿意离开爸爸的心情如同不愿离开妈妈一样。为了让孩子生日期间高兴，我在她生日前的二十天里，相继从北京寄去了平时她最喜爱的小礼物和生日贺卡。可孩子终究是一天天长大了，她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通过电话和邮局里得



到的喜悦和慰藉，她更需要那父女间近乎平常的目光和目光中饱含的一切。

孩子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第一天起，就接受着三代人的呵爱。职业的原故、她一直成长在一个充满歌声和笑声的氛围里。姨爹姨妈捧着、舅父舅母宠着她，爸爸妈妈爱着她，爷爷奶奶护着她。即使大家在紧张繁琐的工作中，也少不了对她施洒那份真挚的爱。她用心在琢磨，在感受，在领悟，在自我欣赏，对自己拥有的那片空间充满了无畏、踏实和自信。

她两岁的时候，就小心眼儿十足，有点什么小事儿老放不下，偏要弄个究竟才能罢休，还逐渐地染上了“小公主”式的性格。记得三岁半的一年夏天，当她看完动画片《小雪人》中的雪孩子被大火吞没后的情景时，连几天都高兴不起来，俨然似一个受了百般委屈的小天使。她不懂什么是理想，什么又是现实。她只知道雪孩子不该死，不能死，还一天到晚缠着妈妈问长问短。

人世间的每一个有情感的躯体，都是那么对美好事物抱有一种如痴如醉的理想色彩，渴望长久。作为一位父亲，何尝不愿时刻守候在自己的孩子身边。我想起了一位女学者的话，“孩子，现在的久别、是为了今后不再久别。”

作为父亲，此时才觉得欠孩子太多太多，面对那来自远方的阵阵呼唤，我似乎无颜面对，无言对答。那颗焦灼的心像静夜里的繁星害怕黎明的曙光一样，躲在厚厚的雾层里

.....

十年奔忙，十载厮杀，弹指一挥间。



记得孩子一岁生日那天，我正逢四上贵州艰苦创业，十年后的今天，“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，”我北上京城，进鲁院学习，又错过了她十岁的生日。真是“身上有多少称呼，肩上就有多少担子。”如果是一位有责任感的父亲，对于孩子的这种埋怨将不仅仅是生日意义上的埋怨，还有那埋怨后的许许多多。冬日的北京，寒意十足。我坐在鲁院空旷寂静的教室里默默沉思，孩子的相片横立在课桌上。忽然间，一种父亲独有的真爱占有了我思绪的所有空间，随着烟雾疲惫的盘旋，升腾，跨越，再升腾，再跨越。

我——站在窗前，耳畔传来风的号叫声，被吹落的片片黄叶有些都摔成了碎片，可它们还是在地上舞动着身姿，倒下了又站起，直至在那冰凉的水泥地板上荡起飞扬的尘雾，留下刀刻一样的痕迹。

是的、我明白了。没有叶的凋零，没有风的残酷，没有枯枝吟唱的凄凉，又那有绿满枝头，蝉鸣蛙唱，莺歌燕舞的情结呢。

眼前的一切，被匆匆飘洒来的雪花凝聚、覆盖。轻盈的身姿百态千奇般洁白着这个世界；孩子，爸爸在远离你的地方，仿佛又听到了你的呼唤，愿你能在睡梦里听到他为你唱一支心中的歌。春天到，春天到/又见小鸟和小草/小鸟枝头把歌唱/醉得小草弯了腰/春天到、春天到/又见花儿和嫩苗，花儿处处露笑脸/乐得嫩苗蹦蹦跳/歌声笑声飞蓝天，织出彩虹千万道。



单纯时成熟是燃烧的渴望。当你被成熟压得很疲惫时，你才体味到单纯的魅力、才懂得单纯的可贵。

渴望单纯

“单纯”实在是个好词儿。不过你若以“单纯”来赞许年轻人，却未必能讨得人家欢喜。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常说我是“傻孩子”，那时我总是竭力声辩“我不傻”，甚至会委屈得声泪俱下。待慢慢长大了，才体味到妈那句话里深切的爱意。我常想，有一天妈还能手放在我头上，再说一次“傻孩子”，可妈再没那样说过。

单纯时不识单纯的滋味，也不愿正视单纯，骚动着想摆脱单纯。背着大人抽烟，似乎手里夹支烟卷便长大了，尽管嘴里的滋味并不好受；本能地排斥父母的一切忠告，为点小事便嚷着离家出走，实际上口袋里分文皆无；总是忧郁痛苦，怀才不遇，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……

单纯时成熟是燃烧的渴望。这渴望很具体，具体到长大了便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长大了不再有大大小小的考试，长大了挣钱买辆新单车，长大了可以和那个叫凤儿、珍儿的女孩子到公园的石椅上谈恋爱，拉她的手，长大了当医生治好妈妈的关节炎或者当工程师、教授、将军然后在锦还乡，让所瞧不起自己的人后悔……直到有一天你忽然发觉自己真的成熟了。儿时的梦幻不再空灵美丽，许下的诺言破灭了却不以为然，你不再



相信假的，也开始怀疑真的。郭富城、黎明的歌太闹，姜育恒的忧郁还尚存一点魅力；琼瑶开始发腻，贾平凹越来越令你着迷；一个人独坐家里的时候多了，参加聚会的时候少了；想要说什么想了想终于没有说的时候多了，和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少了；想老婆的时候多了，想父母的时候少了。再后来便是想儿子的时候多了，想老婆的时候少了。你忙着回答儿子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问題；变着法儿告诫他不能抽烟喝酒，不能谈恋爱；找他的老师了解学业，揭开他的床铺查看是否有不该看的书。你觉得他不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听话，甚至为他没大出息而后悔失意。真到有天他不在身边了，你戴着老花镜坐在阳光下看他儿时的照片，思想起他带给你的欣喜，感念他是天下最乖的好孩子，早早买好他喜欢吃的东西，守候他匆匆归来的那个星期天。那时候你脸上有了皱纹，头上飘着白发。你真的熟透了，像秋末高高挂在树枝上的一片颤抖的黄叶。

当你被成熟压得很疲惫时，你才体味到单纯的魅力，才懂得单纯的可贵。

我在青春年少时就不敢直面自己生存的那方空间。屋顶蒿草丛生的老宅，狭窄灰暗的小胡同，不讲究的百姓贫民都曾使我难以忍受。我不愿领朋友到家里来，回避和别人谈及父母，甚至和街坊邻居打个招呼都很勉强。谈恋爱时第一次带女友来家里，那种酸涩竟使我好久没说出一句话。我至今仍记得妈在厨房偷偷擦泪的情景。后来大学毕业了，结婚了，每逢周末去看父母，走进巷子口内心里总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的暖意。阳光下拙朴苍劲的老榆树，操着方言东长西短的老太太，月光下参差错落的瓦舍，聚在路灯下观棋的人



群，连清晨排队去厕所都有了浓重的文化意味，那种质朴、坦诚和平易真实让我感动。我喜欢躺在我生长的木床上，听雨点打在院子里各种杂物上高高低低的声响，夜里忽然醒来，就一动不动地着窗外老柳树上的那弯月亮，耳边又响起春天悠长的柳笛；看见秋千摇来摇去，把银铃般的笑声抛撒向单纯的天空。月亮还是儿时的月亮，而我却不能回到那段单纯的日子了。

郑板桥有句：“难得糊涂”，还有“糊涂难，从明白到糊涂更难”。从成熟到单纯也是这样吧。

不久前看过现代派画展，心里老大的不服气，铺纸调色，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画不出那种形儿上的精神。不是技艺不到，而是没有那种独到的思维和情感。我明白了高更何以自我流放到塔希提岛，凡高为何会割下耳朵。单纯是深层次的成熟，是成熟的终极。所谓“大巧若拙”、“大智若愚”就是这种境界吧。这境界是一种浑然天成，没有雕琢，也不要粉饰，当你意识到单纯时，单纯已经在离你远去了。“良贾深藏若虚”似的单纯如同半老徐娘表演纯情少女，不管演技如何高超，终归让明眼人心里不舒服。

其实我们无需为成熟惋惜。单纯固然可爱，成熟也不是罪过。惟其单纯才有耕作的希望，惟其成熟才有收获的喜悦。老宅终归要拆除，城市终归要发展，孩子终归要长大成人，我们只是祈望能留下那棵老榆树，留下那块绿草地、小河流和蓝色的天空，祈望人类不要熟得滑腻，不要泯灭太多的善良、正直、真诚和热情。

没有单纯的世界是人类的地狱。



许多时候，我们对自己身体都是不熟悉。身体就在我们身上，但并不了解它。

水藏在冰里

水藏在冰里

在冬天的时候，我见到水像我一样怕冷。烧开水时，壶里的一壶水，隔着一层金属也能烤火，也能把温暖拿到自己身上来，由此可见，温暖是一种好东西，是值得珍藏的，温暖躲藏在身上，水就跳了起来。我是挺喜欢，壶里的水一屁股坐在火焰上烤火的姿势，它与我面对火焰的姿势完全不一样。我坐在火边烤火，只把手伸向火光，顿时火的热情红光满面，就像贴一幅红对联一样把温暖贴在我手上了。温暖是水的藏身之所，它的藏身之所还有不少，例如我，例如一棵树，等等都是它的银行，它就把自己大大方方地藏在那里。但我更为惊奇的是水藏在冰里，它真的怕冷，想找一个不冷的地方躲一样，它的冰同意，冰答应了它。水把自己藏进了冰里，把自己的忧伤藏好，都显示出了它的冰清玉洁。冰在阳光下死了，把自由美好的身材还给了水，水明白了一个巨大的道理——自己对寒冷敬畏，敬畏它是一种优秀的力量，它能保存我们的青春，保存我的流畅身体。

枫叶再红时



水藏在冰里，人生藏在人体上，四季藏在一株植物与上，黑暗藏在灯光里，稻麦藏在种子里，河流藏在泉水里，道路藏在脚印里，死亡藏在人的一生中，诗歌藏在文字里……所有的“藏”都妙不可言。

冰藏在雪里，藏在自己的骨灰里，与它藏在冰里，藏在自己的骨头里是两种不同的残酷。

聚会的波涛

我见到过池塘里一群波涛在开会，它们每人都把自己的嗓子，贴到了我的耳朵里，讨论热烈，气氛自由，它们在我的耳朵里开会，我喜欢它们散会的情景，每一个波涛都能把自己抹平，不论是大个子，还是小个子，都会把自己抹平，它们躲到池塘里面了，成为了一群胃。

我见到过一群花朵聚在一棵树上，河流躲在树里，把树当衣服穿，这样的时装设计，时装设计大师望尘莫及。也许河流太大太胖了，树的衣服太小了。河水的波涛挤破了树枝。冲到了树林外面，大与小的矛盾就得到解决了，蓓蕾奋勇争先，拳头抓得紧紧的，拳头原来都是放在衣服口袋里，现在拿出来了，伸开了手……将来波涛藏在了水里，枝条的脐带对它念念不忘。

独唱和合唱的蚊子

在北京，在一间房子里，一只蚊子在放声独唱。它放声



歌唱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，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，问题是：它与我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关系。我一说清楚问题就清楚了，我就在这只蚊子所在的房间里。我们同处一室，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，我的算盘是站在血的立场上进行的，那就是不被它嘴巴抽走我的血，要知道我的血是来之不易的，我要吃多少饭才养活我身上的血啊！而蚊子的打算那么嚣张，它唱歌的歌词仿佛在说，我就是要喝你的血，我就是要喝你的血，你的血是我不懈的追求，我明知道你的巴掌在等我，我也知道你的血在等我，你身上的血就是我的粮。我只想取一点点粮，不过分吧？我彻底搞清楚了，它的独唱证明这房子里只有一只蚊子，它是一个孤独的“娘们”（吸血的蚊子皆为雌性）。我在北京与一只蚊子进行了一场一个多小时的战斗，我庞大的身躯没有占上风，没有将这个阶级敌人绳之以法。我累了，不知不觉睡了。隐隐约约感到了它用嘴巴的吸管吃饮料一样，从血液的银行里取走了它的一点点存款。它的歌声惊醒了我，它在告诉我，天下没有白听的歌声，你的耳朵听歌，就要付出鲜血的代价。

在南方的村庄，我欣赏过成群结队的蚊子边飞边唱，它们像一个合唱队，仿佛在唱赞美诗。它们在赞美一条牛尾巴，牛尾巴在猛甩，牛尾巴就是它们一根运动的跳绳，我就是当初牵牛的那个人，走在村庄的田野里放牛归来。黄昏里，我走到哪里，牛都跟到哪里，我快回家了，牛也快回家了，那些锲而不舍紧跟着的蚊子也快回家了，我不得而知。我的耳朵极为被动地听它们扯开喉咙唱。我不知道它们到底唱了什么？但我能肯定它们歌声的存在。在南方和北方，我



都听过蚊子唱歌。

我相信，它的歌声令许多人终生难忘。回忆起来，听它唱歌，倒有一些快乐。在黑暗里，听蚊子唱歌，就好比黑暗中有一个小小的泉眼，泉水从里面流出，发出明亮的声音。

都不了解自己的身体

许多时候，我们对自己身体都是不熟悉。身体就在我们身上，但并不了解它。只有在生病的时候，人才对自己的身体刮目相看。疾病比人更重视身体，人和它都是靠人体生存，都是在人体上举行盛宴。是它叫我们审稿子一样，读自己的身体，平时几乎视而不见，甚至自己摸自己的身体就同接触麻木的东西一样。即使在洗澡时，也反复只是出于打扫卫生的需要。

我们身上久已存在的东西，我们都熟识无睹，或者也只是朦朦胧胧地了解自我的血肉之躯。有人指出你身体上的一个特征，旁观者清，你去观看自己的身上果然如此。得到了印证，你就像自己身体的一个旁观者。只是出于某种需要，你才回到它身上，认真观察它一下。

睡觉时，你的身体如同另一个大地停在那里，而你却不在于场，你连一个旁观者都不是。只有醒来时，你才回来。一个人离开人世的情形也如此，一个人去世了，他离开自己的人体，人体在那里，那里面的确还有许多世界。他的人生只是转身离去，减掉的极小一部分。人体的机器像世上任何一个机器一样，它的使用损耗，维修有许多方面由你决定。你



要损坏它，它不与你争，你并不代表你的身体，你只代表人，人生。

骨头血肉

在一般人的印象里，悬崖总像墙一样。但我要说，一根骨头在猪身上活着时，它就是猪体内的悬崖。猪的肉体就覆盖在它身上面，这样说起来很抽象，当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猪骨头啃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那粘在骨头上的肉，绝对是爬在悬崖上的，生怕从上面垮下来。恍如悬崖上的花朵紧紧抓住悬崖。骨头与血肉的关系是一种极为伟大的关系，好比作品的文字与所承载的内容一样，情景交融有一种爱情就是骨头与血肉的关系。

在许多动物身上（猪也不例外）有着骨头的波浪，尤其是鱼身上的鱼刺，那骨头的波浪等于一把梳子，体肉的波浪都被它梳过无数遍。骨头在体内饮水，与岸在河边饮水一样。骨头在体内饮水，又与岸在河边饮水不一样，像根，像天生定义的婴儿在母亲体内饮水。